

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五

序

贈少尹劉公之任序

予今歲秋秋以進 蒙聖驛至京師時劉君宗裕方以太學生釋褐為湖鄉丞來訪于寓邸予為之致喜宗裕歛然曰出不以科目職庫為之其難乎復曰吾家科第自主事曾叔祖中陳循榜進士若干年而太守伯父中劉儼榜進士至今又若干年猶未有繼之者吾輩朝夕喘息焉顧茲所就其何以紹前人哉即日之官頭有以進之宗裕尊翁慎齋

洎其伯父歎齋二義官與家君數往返予與宗裕
又少嘗同學舉子業於其行也誼不可以無言乃
為之言曰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經子賓言
薄與令不和只是爭私意又言薄之於令若能以
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
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是理也丞與尉皆然也
夫所謂私意者豈必苞苴財賄之類凡以吾之廉
而揚人之貪以吾之能而病人之無能惟知有己
而不知有人者皆私意也此意一萌則夷狄戈矛
皆起於樽俎笑談間一邑之內向事之能成果如

程子所言以誠心事令則夫同僚如家人與夫兄弟之義舉在於此一邑之內何事之不可成或謂歸退之謂丞無所可否當枿牙角破崖岸泐筆占署位唯謹此則與令無相偏之嫌所謂和也是大不然古今張官置吏有正有佐正者主之佐者輔之令正也主也丞佐也輔也豈有位乎令之下處乎簿之上而絕無所可否而以為和哉以是為和不惟非張官置吏之意而亦非程子之所謂和矣宗裕曰然吾不敢信韓昌黎謂以程夫子之言為師越數日經衛甘君葦來求文以贈宗裕遂書與

卷之二 三十一

宗裕語者以遺之

先天後天圖學攷證序

易始於伏羲止有卦圖而已其後夏商周之易皆因之以演夏曰連山以艮為首商曰歸藏以坤為首周曰周易以乾為首當孔子贊周易之時伏羲夏商之易尚存孔子猶及見之觀其論伏羲之易而兼取於坤藏之義吾知其有見於商之易矣論文王之易而兼取於艮始之義蓋知其有見於夏之易矣至於易有太極兩儀四象以及天地定數往知來之說發明極詳非以伏羲卦圖日諦

之不至是也然自孔子而後僅有周易孤行其餘
三易遂寢以隱夫連山歸藏隱而易塞其流伏羲
卦圖隱而易迷其源求黃河而不於崑崙求江漢
而不於嶓冢岷山可乎不然孔子所贊者周易耳
而何其言伏羲之易不一而足哉窆之千載至宋
邵子始得伏羲卦圖而推明之以後傳於世而於
文王八卦亦兼明之以伏羲易為先天以文王易
為後天邵子之功不其大哉自邵子之傳此易如
林栗袁樞輩往七詆之非朱子作啓蒙本義以力
主其說則亦未必盛傳於世如今也朱子之功不

其大哉予少即治易特為科舉之學未能深究近於暇日取先天後天卦圖潛思默玩似覺有味惜為攷證以便檢閱嗚呼言之所會者淺象之所會深知易君子尚其有以誨予哉

四禮論畧序

儀禮如聚訟誠難也已廉蚤因家君歲時嚴祀先之禮於祭禮聞其一二中遭先妣喪於喪禮講其一二繼以及於冠若昏筆之得十餘條名以四禮論畧姑存其藁以與家之子弟共講之

送夏德樹歸天台序

天官夏德樹中進士亦幾即養病還山間再起拜
南京大理評事未幾被養病還山間士夫無不高
之亦間有一二疑者焉予謂進則有富貴之嫌退
則無苟祿之念退何疑之有哉况德樹雖暫出復
去而其言論章疏屢有關於國脉其視旅進旅
退者何其遼哉予獨憶往歲鄒汝愚為德樹曰請
自今將韓退之一筆勾斷尋箇朱晦菴從頭做起
計汝愚為此言今十六七年矣予近讀德樹之作
則有以見其詩愈社而文愈韓而德樹亦曰韓社
豈於晦菴雖日親炙而於退之輩尚未絕交耶特

以予之淺陋不得而窺其涯際耳竊謂古人友道最厚非如近世互相諛悅故每於相別若回路贈賂之言尹謝烏頭之喻皆不惜口予識德樹始於聞喜接席之日至於今南京乃獲再見以數晨友忝有交道顧茲空然何以為助則亦勑汝愚之說以申告之而已德樹其亦有以為我謀也德樹過蘇州見揚儀制君謙試以此質之

贈太守何君之任新安序

博羅何君子敬以南臺侍御史擢守新安新安之士夫僉謀有以贈言於子敬而員郎程君德和寺

所張君廷毓謬以爲廉自顧無以爲贈固辭弗獲
獨以嘗聞新安自國朝以來惟天順成化間孫
向遇最有遺愛在民民爲之立生祠至今尸而祝
如一日無已則請以孫守贈焉或謂伊川先生記
蜀守謂成都人以田况文彥博爲善以程戡蔣堂
爲不善而不善之中蔣堂爲最及訪之堂乃最善
者也子敬至新安豈可不更求如蔣堂者乎雖然
廉之於孫君蓋得之有識者非特衆所云云而已
也孫君在新安滿兩任凡十有八年後乃連躡峻
級遂至六卿旣而諸子皆貴顯人以為積德之報

子敬在臺中敢言有風望清戎江右人服其公畏
其明大抵學識之超操履之正有是以為之本爾
新安南圻大郡又晦菴先生之闕里晦菴於吾人
有罔極之恩愛其鄉人以致恭其桑梓子敬尚俟
人言哉

二程子世家年表序

宋明道初貞元會合一家兄弟生兩聖賢嗚呼盛
哉廉旌讀明道先生行狀及墓誌類無歲月因取
諸書雜定之其不可知者則明注于各條之下而
於事迹散逸者亦粗加搜集焉至於伊川先生則

以晦菴先生所作年譜為主而於諸書事迹及更有歲月可見者亦復加搜集焉既成名曰二程子世家年表蓋合州度正嘗作濂溪先生世家年表茲特效而為之云當晦菴先生作譜時自謂後時搜集之難不能保無差謬今去三四百年之遠重以藐爾寡陋所謂不能保無差謬與夫搜集之難者又奚翅倍蓰而已哉然復犯是不韙而必欲為此者竊意二程先生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尋常造次至細至微皆天理流行道德著見其事迹之不可不備有如此者以至上市而朝廷之用合實係當

世治亂安危之幾下而門徒之聚散亦關一時學術盛衰之故其歲月之不可不備有如此者此廉之所以不避僭踰而輒為之也若是編者雖於二先生之大體純全不敢以易而窺然於後學高山景行之心亦或有少助焉若夫差謬以俟君子

鄭氏雙節卷序

夏官主事鄭君立之以鄉曲道誼之雅頗數晨夕因手一編以示予曰此士大夫為吾曾祖母祝祖母劉雙節詩文也幸為序諸卷端予披而讀之乃知二節婦之初孀祝年廿餘劉年卅疇餘時先後

所奉二姑氏皆老非節婦奚以終其餘齒先後所
撫二遺孤皆幼非節婦何以底於成立嗚呼一作
銀山一作鍊壁其有功於鄭氏大矣夫百年之醜
好半世之苦樂特轉盼彈指然耳惟有節義崢嶸
於天地間若二節婦其庶幾乎或謂一門雙節茲
事奇甚異日史氏書之其為不朽斯足恃也予竊
謂不然范曄後漢書列女有傳而陳孝婦者夫死
養姑其節最偉乃不見錄而蔡文姬徒以詞藻
竟獲登載史家之去取如此可盡據乎若諸作者
是耶野史足以信後矣又何必蘭臺石室之藏而

後謂之書之乎史冊哉予嘗愛劉靜修語言輕重
在詞臣之論以為有識者當別著眼目于形管之
外以立之之識足以知此故一及之且以見二節
婦之事不待史氏自當有傳也

名醫錄序

予作名醫圖錄世傳神農著本草黃帝著素問今
不列者何此皆繼天立極之聖神程子不信嘗草
之說且以素問為戰國時文字故不列之也舊唐
史列孫思邈於方伎新史遺之於隱逸今復列於
一者何儒而耻醫則醫皆庸人為之矣况此外甚

朱震亨輩豈盡醫家者流列之以重醫也俞附華陀諸人乃不得列者何漢志醫七家唐志醫六十
四家宋志醫一百七十九家古今之醫正患其多
門也此特取其學有師承源流於素難者耳若瀕
腸剖腹非後人所可傳及莫知其師承源流之所
自者並姑置之書成用識其說於篇首

醫學舉要序

醫學日益孟浪世之庸醫惟按古方以治今病而
於五臟六府十二經脈至有漫不如省者予暇日
因閱素問諸書於其所論藏府經脈要語聚而錄

之至於諸家之言足相發明及有異同者亦附於
其後名曰醫學舉要亦以備觀覽焉耳然此等於
人身最切豈必須醫而始究竟之舍醫而言是亦
格物窮理之所宜必先而不可後者也

送憲副潘君孔修序

三代以前學術皆同三代以後則有同不同者矣
其間同者惟鄒魯之教濂洛關閩之傳此外或揚
墨焉或釋老焉或記問詞章焉固不能以皆同也
昔明道先生嘗言予胡欲舉德業充脩才良行修
之士萃之京師講明正學以為大學之師及以分

教天下至哉言乎使當時果能行之則豈有蘇氏
左袒之盛而南渡以後亦豈有偽學之禁哉我
朝教士取士之法一本乎孔孟程朱之說但為士
者亦或以進身之階梯所在姑亦為之而已而於
博文約禮之功知言養氣之要主敬窮理及躬實
踐未必不出入于四寸之間也若是者其學術同
乎異乎其同而果不失所以為同乎今天子深
以為慮近者吏部祗承德意慎擇學術純正之士
授以提學之任而潘君孔修遂以兵曹員郎有廣
東副使之擢今之居是官者南北畿甸二人十三

省十三人不知此十數人者之學術果盡同歟亦
有異歟同則天下之學術無不同矣同而得其所
以為同則為天下大同矣然則使明道先生之言
驗于今以仰副 主上遐不作人之意不在孔修
斯行歟予輩與孔修同登進士者於是相率以餞
之而予也酒半執爵復僭告之以此孔修學行為
時所重予不敢贅頌而特以事體關係之大者望
之

贈太守高君之任九江序

九江郡在匡廬之陰西江之封域北盡於此郡復

有衛隸南京都督府其亦以江漢上流隱然有臨
終之勢與近時議者或謂不可無意外之慮此地
宜修武備以防姦寇或謂民之不逞起於饑寒愁
嘆詳於患盜而略於恤民非知本之論二者豈不
各有所見哉高君肅政以南京刑部正郎擢守九
江其胷中處此必有素定矣廉嘗往來湖口彭澤
之間登眺大小孤上下石鍾之勝見其居民多棹
小舟出沒於波濤洶湧中日以捕魚為業詢其屬
縣在荒山野水者殆居其半其間上戶視他郡為
下下三歲大比士之登薦者亦視他中郡率不

逮所幸俗尚淳朴耳以今觀之則重農桑興學校者非所當務耶天下之事有緩有急固不可後時而自惰亦不可先時而自擾君其謂之何哉刑部諸司以廣東一司為最煩劇尋常稱能於他司者於此輒損譽君為之綽然而趨向操守益見重於士夫則夫變通宜民如華陀扁鵲方方對病劑劑回生非君孰望哉文選陳君虞佐暨諸君皆君之鄉人也為廉為文以華其行因述所聞見如此聊以備君延訪之一端云耳

秋香會詩序

成化丁酉秋江西循舊制士凡九十菊五人
曉之日燕于藩省之堂會者四之三焉其後散而
之四方求如向時之會不可得矣弘治丁巳春會
于京師者若干人於時推仕于朝者為主仕于外
者為客主各醵錢觴客於都城之蕭寺皆霑醉盡
歡日晡而罷旣上馬相期賦秋香會詩以紀一時
之盛亡何去留靡定遂不踐言越七年癸亥周邑
博顯禮追惟疇昔自湖湘何軸至謂予姑序之將
以求諸君之作可謂久要不忘者矣噫此予詩之
青也夫既已當主禮而不能成之於方會之頃顧

乃重煩收拾於已散之後此子等之責然賢
人君子邂逅文字遂爲後日故實此在於人而不
在於言語之工拙也使是會也不至於雪泥鴻爪
而予也亦得附驥以傳焉端有望於諸君書之以
俟

送路君還安成序

安成路君冠望乃都憲介軒張公夫人之弟夫人薨
逝二年矣公來留都旁無侍姬肅然一室門禁充
清嚴鮮通賓客冠望不遠數千里特來視之公為
之喜甚謂足以慰其岑寂也留之數旬每退必

對與對坐於是乎談鄉里之舊事叙親戚之至情
既而言還公屬庶為文以送之且曰路氏為安成
胡溪名族冠望則方伯公之仲子為人傲黨敏達
長身山立事親篤孝為義甚力嘗輸金助邊獲有
冠帶之寵歲恒以穀千石貸鄉之貧乏盡蠲其息
人以為難冠望之為人如此信賢也已或謂司馬
遷徧遊名山大川廓其胸次故能成一部史記今
冠望之來也浮江亂湖所見名山大川與夫東南
之形勝不少豈不足以廓其胸次哉廉謂馬遷之
遊以所接縉紳先生非一故得網羅放失為纂述

之助山水奇崛何為哉昔卜子夏有離群索居之

陳仲舉有鄙吝復萌之語冠望會公于此也為

別幾何年矣語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公百

僚師表言談舉止皆是取旬月之間親炙之益甚

天是歸也愈充其孝弟好義之心而并以化其鄉

人焉則君之一部史記在是矣其視五十萬言溪

愧哉

程氏外書分類序

程氏遺書外書皆當時學者記錄二程子語而朱

子訂集之功大矣名篇之義審矣曰遺書者猶程

子謂大學孔氏之遺書云耳曰外書者以其取之
之雜或不審其所自來耳然朱子雖嘗謂外書尤
當精擇至他日編近思錄小學註論語孟子諸書
於二書皆兼收而並采之則其意豈以一端求哉
廉於遺書嘗分其類而於外書亦分之如遺書焉
因著其說如此讀者皆當虛心求之其毋以名篇
之異而輒加疑信於其間哉

浙江鄉試錄序

我朝鄉科選士之歲凡三歷甲子矣其一為洪
武十七年其二為正統九年其三則 皇上今弘

治之十七年而歲紀支干與洪武適合者惟今歲
為然洪武初試士之法尚仍元舊開科之期未定
三載至十七年而始頒今制焉而皇上於是舉
特詔禮部丁寧告戒至再至三若考試官則不拘
以職任若小錄則必付之看詳若簾外簾內則各
限以當務視 即位以來嘗五舉亦惟今歲為然
天運之循環 聖心之經緯皆自然而相參豈非
世道人文一新之會哉浙江巡按監察御史謝綬
仰承 德意於茲事益加慎重先期會藩臬二司
以僉謀之乃聘廉等為考試官時廉得假歸省禮

幣及廬初頗驚異及閱公移備述 詔旨乃作

嘆曰此 九童寤寐英賢為 宗社生靈至計也

庶雖淺陋何敢以代庖越俎為辭哉既至則凡提

學副使小試諸生雲集于抗城者二千二百有奇

矣聞前此常及三千人此則擇之之慎如此八月

癸亥鎖院丙寅以四書五經義初試之已巳以論

詔誥表判再試之壬申以策三試之遵定制也得

士九十人遵定額也夫自周官閭胥黨正之書廢

而糊名謄錄之制興有志復古之士固不能無遺

恨但自今言之成周濟上之士固出于里選而唐

宋以來王佐如陸贄山斗如韓愈間氣如韓琦傑
出如范仲淹道學真儒如張載程顥朱熹皆出于
科舉謂科舉不足以得士則亦何可盡以爲然哉
况國朝洪武所定之制皆取前代而斟酌之而
於詩賦工聲病之習所謂空言之尤者一切革去
士於初試其經學之純深義理之精粹可採矣於
再試其長於議論贍於詞藻達於政事可識矣於
三試其明體適用博古通今可知矣士無贅愈無
琦冲淹無載嶺熹則已有之亦屢以自見而有司
者决不能以舍也肆我祖宗列聖相承百四十

年率由此道得人之盛以致治化之隆明效大驗
豈不彰較著也哉抑科舉以文取士而所以取
之不過如前所云耳或乃專以文體為言士之實
學豈係於文體而五經四書之文曷嘗有所謂體
哉所貴乎文者特以其能達意而已耳能發明義
理而已耳廉故曰所以取之不過如前所云者此
也而於文體之說則故有所不暇焉既撤棘故事
有錄以獻廉當言于篇端謹拜手稽首而以天運
之循環 聖心之經緯為世道人文一新之會以
為今日賀且以告諸士子凡登名於是錄者其尚

以唐宋以來科目所得非常之才以自勗彼陸費
者又浙產也其母俾其專美於鄉邦哉是歲臨蒞
于浙者太監鎮守則交秀市舶則張和巡視則
都御史王璟監察御史清戎則邢纓巡監則饒
擔滿而邢昭代之以公務適至者給事中湯禮敬
監察御史張津郎中趙履祥員外郎戴敏監榷則
主事徐翊姚文淵胡滿而王金代之藩臬則布政
使林符畢亨亨遷而陶瑛代之叅政童瑞羅鑒吳
紀副使趙寬張奎林廷選張賓陸完寬近亦遷
蓋提學也叅議仇珏鄭弘僉事范鏞陳輔洪遠明

蘇林正改兵閫則都指揮同知白弘都指揮僉事
黃準署都指揮僉事牛洪其監臨定巡按綬提調
符瑞監試賓完此外掌卷知府楊五英胡詔他而
彌封諸執事不能盡書者以錄固備列之矣茲試
防範嚴其事之謀慮極周且豫益細大一總於巡
按而藩臬以下則分任之者也前此至公堂後之
居皆腐撓復規制不稱至是始議昂勗以合廉等
而鎮守巡視皆協謀以贊其成於是高明爽堦頓
改舊觀披卷之際令人心神豁然入廉內之次日
廉等相率焚香以告于天務秉至公卷入罔晝夜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五 十六

精力於簡閱皆所以奉若 明詔以期於得士云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五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六

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代作

聖天子臨御之十有七年浙江鄉試聘少鄉揚廉
學正林世瑞訓導陳良熊總戴顯揚昂莫欽江滄
張希宗暨某以司文衡既圍棘試之三得文之優
者九十卷又擇其文之最優者二十篇以登于錄
既而拆墨卷取其姓名填之復列于錄之首且大
書于榜將以揭之試事至此而始畢矣某以次當
言于錄之後竊謂古人之仕所以行其學也後世

仕學為兩途方其窮居未遇翻閱經史綴緝文辭
皆所以為發策決科之資一旦見收於有司有官
守言責回視前日之所負挾舉為無用之具若芻
狗焉而棄之復變而從乎隨世以就功名之說是
無恠乎其建立之不如古人也古人四十而仕中
間二十餘年用功於學當時教化既明教法克修
而士之為學又若是乎其專且久也至於達之所
施又不外乎窮之所養也則其過人也宜哉我
朝庠序養士非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親有
義有別有序有信之理不講非易書詩春秋禮記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及程朱之書不以列于學宮
其養之既以此而以科舉取之也亦以此養之也
可謂不讓於古而取之也可謂不甚異於古矣故
士之足以追配古人窮養達施者亦彬彬其盛固
不可盡以其判仕學為兩途而論之也不然則前
輩談道建功何若是之多乎浙江雄藩頗年士試
春官於南卷中為獨盛常見其對 大廷 賜恩
祭宴罷簫鼓導歸第率一郡數十人聯鑾並騎夾
道駭羨皆以為浙之才倍他省某叨擇士于此因
得縱觀兩浙之文何其爛然奪目若斯之多也其

盛也益信夫照乘之珠定出於合浦而盈尺之璧
當產于藍田學所以見之仕仕所以行其學者主
司今日豈不端有所望哉誠得斯人而薦之則雖
今之士即古之人事業無愧於三代固有可必之
理也昔人於程試之文往往能識聖賢之學如胡
瑗識程子於論蔡茲識朱子於策某也亦欲竊效
而懼無以似焉若諸君子則豈可不以別賢自勵
哉夫然庶不負 聖天子側席之意矣

贈太守楊若愚甫入覲序

皇上建元弘治之十有八年歲在乙丑復當天下

司府官入覲闕庭鄧陵楊君溫甫以杭郡太守應期以行其僚屬相率繪圖以為贈而通府劉君推府蕭君徵予為文以序諸圖之上方其言曰杭浙之會府也日臨其上者有藩有臬有巡接近復有巡視焉若中貴有鎮守有市舶時復有織造焉他而徵催之部屬與夫恒有事于此者又弗論焉凡事之不得以專行而相梗相撓者十常八九矣自世俗言之以為在於吾儕者咈之則獲上之道乖在於此輩者逆之則中傷之既作惟吾太守則異於是苟於事斷有所不宜於民誠有所不便日與

諸公爭可否或盈紙涌上之文或對面侃上之論
不但已也於所當行者則毅然任之無所與遜惟
專於惠下愛民為主而僚屬咸有所倚賴焉如進
宿逋完新額於織造禁包攬清役占於傳郵白糧
以勾稽鹽絹而足軍賦以取辦鹽稅而充使他人
為之則事上掣肘惟吾太守告之公上則見從行
之權豪則帖服其覲于天朝也循良之政困書
之于冊以報諸如此類抑豈能以盡之幸有以發
揚庶幾聞于司黜陟之柄者又復轉而聞之于
上亦如天順間朝覲故事舉卓異數十人設宴禮

部及膺非常之擢則凡郡縣之官知吾太府以惠
愛小民不畏強禦舉職獲 朝廷異數豈有不交
相以為勸勉者乎時予方有事于浙知溫甫之政
益詳蓋溫甫以儒術飾吏治其為學也講論於師
友益深其居官也精練于刑曹益久宜其當此劇
郡為之綽^上如是哉予以同年厚善得君治狀為
之喜甚使無劉籥二君之命猶當有以贈之况重
以授簡之勤^上乎遂吹第其語以復之若溫甫之
政與學固當進其大於此者豈以是而自足哉

贈方伯羅公之任陝西序

弘治辛亥歲廉始得與羅公緝熙為僚于南科居
魚幾何公陟少參以去歲丙辰相見于京師匆
作別者又若干年復會于浙則公以少參轉大參
久矣茲廉以庸虛辱謂公謬舉復踰常山亂錢塘
以至既竣事則公陝西方伯之命下矣疇昔之會
廉謂之曰公道貌清潤每一見鬚髮添黑如昨都
高遷喬殆匪朝伊夕矣今果然也時方伯林公陶
公等皆謂廉與公有故素宜為文以贈之且言公
之在浙也清戎其重職分守其兼攝而公亦不辭
焦勞不擇劇易絮已奉公推誠盡心如免辭遠年

無勾之軍釐革累歲鋪舍之弊清理錢穀有堂簿
房簿之設預防火寇有庫樓地窖之創補豁尺籍
而無脫枉剖決訟牒而無怨議救荒及中戶之貧
治盜寬脇從之輩皆公之政而吾儕所知者也夫
公與廉之在科也言之而已廉無似今者忝竊閑
局地與才稱碌碌無補有如公者揚歷中外可謂
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矣海內之士豈不
曰曩時羅公屢有封章欲處置天下事如何如何
今隨地而施之一一皆效可謂言副其實者矣雖
然關陝西北大藩而周秦漢唐之故都也民物之

盛政事之繁與今日之東南大藩殆相埒焉至於
並塞被邊軍興之費若芻糧餽運之屬又東南所
無者凡此調度皆總於方伯則事大且要緩急所
倚又當不止於參知浙省而已也為公計者又豈
可不蓋有以副其實哉諸葛武侯謂非學無以廣
才公退食不停披閱事必究理固宜其行且為之
魚難焉方伯外之極品官也去京朝六卿之長貳
一間耳公惟一意於經濟事業而何憂乎宮宦峻
秩之弗至哉

賀家姊夫熊君遠六十序

甲子歲家姊夫熊君君遠壽登六十其誕辰
則孟冬月之十六日也予兄弟在至戚相率載酒
以往賀焉方執盞君遠曰某知失怙賴前人庇覆
得不甚墮墜以至今日幸也某父暨叔父皆年二
十九即棄諸孤今某之齒已杖于鄉又幸也某山
林抱朴人也自組賦翰官之外恒十數年不至縣
庭經年不入城市同輩固多老于岩壑矣而某則
亦嘗往來沅湘之間裴回祝融九疑之下江湖立
獎頗兼得之又幸也然則茲辰之飲此酒也俛仰
今昔粗亦可以云樂矣予因為之言曰君忠厚導

實自君魯大父某甫以來賞產甲於鄉閭環數十
里待以舉火當歲儉輒大出所積以助有司濟饑
蓋已累世君諸父未食其報固將以遺之君矣其
壽也豈有涯耶乃為賦以贈之賦曰吾豐城之孤
山兮其高插天山之麓兮曰員嶺上嶺其相連維
熊氏兮跨有二嶺之庄田若員嶺其始基兮而上
嶺其所遷當百草之未萌兮茶禱寺於最先採一
椀與一鎗兮搗石鼎以烹煎及地雷之初奮兮流
泉脉之消也有魚名鱖兮苟之甚鮮值乎秋節
場兮醪高懸醪酒若丹砂兮固是誌之所

也希曾世家永康登癸丑進士初任刑科繼而
恩以便母夫人養得眇南京工科久之有今擢其
為人器局識量甚宏好惡甚正口不屑上臧否而
形之疏論甚公其處盤錯變故恬若無事其能奉
職於諫議既如此而於承宣也何有科中戴君寶
之當舉醜以祖道謂廉宜有言廉忝舊僚文雖陋
不得而辭也

送太守鄧君之任揚州序

維揚為郡不獨稱雄于前代真在我朝於南京
為馮輔於京師為喉襟實天下之大都也近者其

守轉遷以去郎中鄧君擢自南刑曹以代之或謂
君明爽洞徹磊落疏通居官蒞政有廉能聲揚必
君為宜或又謂君為刑官十餘稔狴犴無滯囚次
斷無怨言揚必君為宜或又謂君經歷堂官尚書
侍郎十數公無不器重之每有大獄率令鞫訊十
三司章奏例推老練郎中以操筆削而亦以屬君
為揚必君為宜予謂今歲當南北兩畿甸十三布
政司會朝闕下吏部同都察院以考察之事在
銓衡寔為更新之始始則鑒別益精論選益慎而
揚之得君固其所也然竊有說焉昔之儒者謂春

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子於為政亦不
刑曹之斷案苟有未安堂官必易之大理必駁之
至靡絲髮遺恨而後可若此者揚未必盡如是也
至於楊為四方富商大賈之所聚齊民習於奢侈
逐末者多務農者少有凶荒至為可慮兼之科
率之繁與而送迎之旁午諸如此類未易以悉數
者在刑曹未嘗有也君於茲行可不尤加之意乎
雖然地有異而心則無異何也心苟不差則事
不差矣心既差則無不差者間有不差則亦幸焉
而中耳心何以及之不差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程子曰思母邪魚不敬循
而行之朱子曰三國朱然終日欽上如在行陣是
也是道也蓋無往而不可也若君豈無得於此而
如是哉君將行其僚友為之供帳石城門外復有
贈言之舉於是牛君靜之葉君時勉相與造弓而
請焉予非能言者特以所謂持此心以為政則嘗
聞之聖賢之論而在於我者志氣昏惰工夫作輟
已無足言意君必致力於是也夫然則事變之靡
常經權之不一自昔而今而所處之既殊由今而
後而所當之愈要折之於此而無不得其要

而鄧氏則鄱陽之宦族也

雙壽年

雙壽者封主事廬陵劉公偕其配封安人王氏並躋高年而云也歲乙丑孟秋月之十日主事公周七十而孟冬月之九日安人周七十又二人生至於七十則年已高矣古禮當此之時則曰老而傳以見居家者至此則不任以家事矣又曰大夫七十致事以見居官者至此則不任以官事矣然不於五十六十言而必於七十言故曰至於七十則年已高矣今公暨厥配之年如此謂之雙壽也宜

哉嘗觀魯頌有三壽之說蓋祝頌之辭而非有其
事也唐人有九老之名雖有其人而非聚于一家
也豈若雙菴之出於伉儷間者乎予聞公蚤治舉
業旣而以邵庠諸生試場屋輒不利乃歸卧其所
居之橋東自號愚隱而肆其力於詩文矣嘗謂詩
必宗唐所著有愚隱藁若干卷其高懷雅量卓然
隱君子之流也安人系出安成之金田柔順孝敬
讀書知章句能筆札綜理家政尤以勤儉先之藹
然賢婦之風也其德旣同則其壽也固宜其同矣
公之子仲賢郎中一日謂廉曰茲昭以三載攷績

而驅之兄信亦以太學生碩授教官皆將勸吾親
于里第以奉卮酒為壽幸為我為雙壽序文其勿
靳仲賢居刑曹以精敏果斷為稱首其以郎中書
最例得 誥封其親而進公官為郎中進安人號
為宜人矣壽筭益增 恩寵愈盛其為喜且慶當
何如也廉嘗為公賦愚隱詩云歲月堂上白髮新
回頭得失未為真東塗西抹少年事剗米埋光晚
景人淡上取名非慕柳山中愛睡或疑陳官封畢
竟難辭避未許先生作外臣云公則然矣第於詩
家法度不熟公亦有以取之否乎仲賢趨庭應唯

之問試一問焉遂以告我庶幾有益也

劉君輓詩序

義官劉君士會予二十六七年前識之途次見其好賢之心發于悃幅立談間惜未得之盡也既而其嗣子今南京刑部照磨立仲請予為賦墨莊五詠者則何以得其所存矣墨莊者其始祖工部之所創而安定胡公之所記者去之若干世至于澄之父復其舊而晦菴朱子為之記逮士會君又復其舊焉豈不曰一之為墨莊而有原父貢父者出而之為墨莊而有子澄者山原父博極群書錄以

六一歐公猶不當其意子登志於道學處朱子於
師友之間其所以仰慕於前人則望於後人者遠
矣故曰得其所存也後聞吾每當歲凶有司輒給
糶置曆俾開倉濟貧豐稔并息以實否則官為進
等期至而于本俱贖一切弗問不以煩官自餘指
縻施樞率以為常成化己亥有司以其助公賑恤
之多奏授仕者冠服其後復旌其門本縣儒學領
祀君偕伯允士元為一新之凡郡內橋梁如挈源
藤江健溪洋瀾諸處或崩或修不一而是焉劉氏
今為瑞之新昌人新昌出臨江與廬陵皆同源於

工部曰椿為大姑嶺巡檢則新昌姓遷之祖也臣
彥銘為刑部主事者則士會右之曾祖也劉氏居
其邑之天寶鄉其姓氏名天下天下之人皆稱天
寶劉氏不繫以邑其所以名者不以貴仕而獨以
賢云君諱亨字士會嗜經史性樸直卒遇之不知
其為富人蓋恂七如書生其家僮數十百輩恒挾
鉅萬緡商于真揚青燕燕燕之地而君間一視之
往來京師嘗數載士因七仲迎養至復至南都
者歲餘交於兩京士大夫之門皆令其歿也哭之
詩者甚衆立仲景而飛之政子為序追思昔者

孤避迨之舊而又以丘仲也遂不辭而道其為人
之大槩與其世家如此君有子五人丘仲自入仕
以來諸公皆交譽其才進已不已其庶幾乎累蔭
之所期者哉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六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七

後學陸時泰

朱冕編集

序

送太守萬君之任金華序

士而宦於險遠荒陋之區則恒病其民之不可
告語甚或至於鄙夷之然在我者苟有未善則
亦容可以蓋焉若夫名邦大郡獨握其柄前有
古人後有今人才智林立議論縱橫使毫髮未

蓋則皆能以瑕玼我矣是一難一易固判然也
萬君季崇頃以正郎擢守金華金華浙之名邦
大郡文獻莫先焉而守則獨握其柄者也其間
人物自宋元逮 國朝不惟道學文章號為極盛
至於鑿術如朱如戴亦近世之盧扁誠各造其
精微者也季崇到官一張一弛一禁一令煦之
焉春生凜之為秋殺重農桑以為養興學校以
為教當必無愧於其古人無訾於其今人而後
可也君由名進士出理澹政以清慎稱入操刑
書以公敏著自此而無毫髮之不盡者庶固有

以望之矣無毫髮之不盡而宜其人民則金
雖壯且鉅不惟無難爲而抑豈足爲君父淹哉
君世家吾豫章之進賢其經學授之尊公教授
先生至君益盛傳於諸子蓋茲領薦已久而鏗
則踰冠登甲科云君之行也員外吳君元亨屬
廡爲文以贈且曰此吾僚友之公舉也廡於季
崇厚因書此以贈之

送馬上舍序

上舍馬君汝亨得假還西充郎中向君屬言于
廡以爲汝亨贈汝亨紫崖先生之季子其以

恩列入太學也先生以廉為南省門下士誤愛
乃與語曰茲事出吾望外吾蜀自國朝得蔭
子者惟蹇忠定余敏肅萬文康諸公僅七人
耳吾將何以堪之先生之為此言蓋以感上
之恩而見其為今日之殊遇也其不忘所自如
此則凡圖所以報上者固宛然於言意之表
矣豈非古大臣之心哉或謂先生諸子中伯仲
皆繼先生以取進士列官中外馬氏家學名天
下而汝亨亦將次第而舉殆不俟乎此者庶謂
不然昔晦菴編近思錄取橫渠之論曰近代公

鄉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
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而
反以虛名為善繼橫渠所論如此最為平正較
之李德裕無名第而非進士之言迥然異意以
此觀之則無階以舉業進有階以蔭叙進是乃
士人出處之正理豈可輒生取舍於其間哉南
軒亦從父魏公蔭以得官而其道學則與晦菴
相倡和相表裏汝亨妙質清才其於舉子業不
惟不必為而且不足為其為南軒之學可也南
軒之學以洙泗言仁為本以隆中出師表為用

以辨義利為先者也魏公南軒固蜀人也皆宣
力于國步艱難之秋而先生暨諸子登膺于
三朝全盛之日庶於馬氏功業學術實竊有深
望焉故於汝亨之行也而及之

送沐指揮詩序

予嘗讀史記功臣年表謂漢興功臣受封者百
餘人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者五因思我
朝高皇帝初定天下所封公侯之中進封六王
者至於今百三十餘年而其子孫世世襲上公
之爵者惟於中山王徐氏黔寧王沐氏見之自

餘則否貂蟬闕閱之華世家喬木之舊天下之
人莫不為之歎羨焉頃者黔寧王之第三子定
遠伯之玄孫希甫遠覲闕下以父都指揮蔭
授雲南左衛指揮遂來南京以展先墓既而備
六禮以諧嘉偶蓋魏國公之女而中山王其七
世祖也希甫將還雲南公卿大夫士咸有詩篇
以壯其行推地官王君文瑞喬君汝脩屬予序
之辭不獲乃為之言曰希甫之服此朱衣金跨
從以象珥魚服以莅其鎮也尚思朝廷不忘
頌國懷柔遠人益興起其報稱之念乎希甫之

觀此石麟高塚翁仲遺墟也尚思先王先公功
在社稷誓重山河益興起其續承之念乎希
甫之締此姻好也尚思沐氏徐氏之所以大者
王次者公若侯與伯簪笏盈門永永與國同其
休戚其益興起其保姓受氏以守宗枋之念乎
希甫絕無紈綺習平居嗜書冊昔黔寧王於瀕
洛關閩之書尊信講究嘗刻周子太極圖晦翁
白鹿洞規于雲南府學僉都御史程本立撰王
祠記謂漢之功臣有所謂木疆少文不學無術
者得不有愧然則希甫其有祖之風哉

慶甘君壽詩序

永新甘君士美為人介直謙損寄傲煙霞不求
聞達嘗攜屋讀書於竹林之間人以竹屋稱之
遂以為號君既無意於用世乃命二子公惠公
亮明經綴文翱翔在泮公亮已預計借矣說者
謂機雲之才華郊祁之科第殆有足望焉者今
歲乙丑君年六十公亮方卒業南雍一日謂人
曰吾親之壽辰甚邇吾將歸以為吾親壽於是
告于祭酒而下以及六館之士即日買舟泝流
南還六館之士咸有詩章以為君慶復群來予

寓于文以序於其首君好竹請以竹言之昔詩
人誦衛武公之德始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蓋
以竹之初生美盛以興之也繼曰瞻彼淇澳綠
竹青々蓋以竹之堅剛茂盛以興之也武公之
德至於瑟然而嚴密儼然而武毅赫然而宣著
喧然而盛大則其壽也宜哉故左史倚相謂其
九十有五之年猶箴儆于國曰自卿士以下至
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
恭於朝夕以交戒我武公之有德致壽如此而
君之竹屋云者固非以其清風徐來夏玉鼓金

月落空庭繁陰滿地以為詩懷酒興之助而已
也木川溶々無異淇曲琅玕森然此竹彼竹切
嗟琢磨益進其德雖至於耄耋期頤可也此雖
予之說而諸詩之意抑豈外於是哉君之大父
上舍時濟與吉水解學士大紳相往反學士嘗
為之題其堂館而甘氏累世業儒固有足徵也
已

贈太守劉君之任紹興序

成化間華亭夏止軒先生督吾江西學政有藻
鑑聲凡所取舍不為一塗於新淦之士最愛劉

君景祥先生之學汪洋浩博文詞雄放而吾景祥經學純深不事浮艷是其取文也為不一先生豪邁闊畧有大節而吾景祥收斂平實不事表襮是其取人也為不一然一時之士見先生之於景祥如此未嘗不服其為知人也歲甲午景祥以第二人被鄉薦丁未登進士第授行人累轉為南京刑部郎中凡歷三官其所處多有出於俗吏之外者其以年勞將復轉也庶間過之與語曰君此行使為藩垣叅佐固隨其地而聽之皆有建立然終不若先試以郡太守之得

以專行其志而於惠民當尤深也蓋是數者在
資格為宜得而姑與之論耳既而天官卿果以
景祥擢守紹興詔特可之昔人以注擬為鴈
行魚貫勘簿等名即是而論殆不然哉浙為今
天下大藩紹興為浙會府不授之他人而授之
景祥焉則銓衡之處此不可謂無意也景祥將
之官紹興之士夫若給事牧君時肅御史葛君
天宏輩授簡於庶俾有以贈之景祥平素講求
務為體驗不涉高遠近名求以內外不判為主
然則循良之事業不於景祥有望乎如龔遂如

黃霸如劉寵如孟嘗之數子者班上於兩漢之
史豈可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惟吾景祥有以懋
之

送寺正張君省親序

寺正張君庭毓之給暇省親也其疏若曰臣欲
迎父某就養以伯父某上皆高年無子兄弟相
依不忍暫離欲并以迎養則臣歎縣山勢斗絕
水流奔駛出門距步即非衰暮所能跋涉伏望
陛下特加矜憫賜臣一歸即當依限共職不
敢留戀桑梓愆期曠官 詔特許之庭毓將行

其同寅諸君咸謂廉與之素厚命為文以贈之
不得而辭焉夫四牡之詩說者謂無私恩非孝
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庭毓之志豈非出於是
哉忠孝在入固根於天性亦不可謂不由於學
也古者士人大學當祭菜之時使歌鹿鳴四牡
皇仁者華之詩故學記曰宵雅肄三者以此四
牡凡五章一則曰豈不懷歸二則曰王事靡盬
一則曰不遑將父二則曰不遑將母至如皇仁
者華每懷靡及之言周麥咨諏之語吟哦諷誦
之間使人自長一格則古之士所以居官受任

而忠孝之道無愧焉者良以此哉往時庭毓嘗
為庶言其家自玩易翁用力於小學以誨人至
闇齋尤善講說太極圖西銘諸書玩易闇齋其
疏中所謂伯父某上者也又謂其二伯父與其
尊人封君自相師友而所以薰陶其子弟者要
以灑掃應對為先以收心養性為本則庭毓之
得於家庭者非若後世自幼即為口耳之學者
可比固宜其今日成就之加於人也然則庭毓
之篤于忠孝非由於學而然乎庭毓宦業駸上
遂大其學欲推之政其政欲驗其學庶孤陋類

隱每相見殊覺其差強人意云

贈僉憲王君之任廣東序

崑山王君循伯以成化丁未進士出補永康令政成召入爲南京兵部主事久之丁內艱即吉除南京刑部尋轉員外郎居無幾何擢廣東按察僉事瀕行刑部諸君合有贈言之舉而張君時峻嚴君道卿授簡于庶循伯居南京庶嘗與之同事間有過從亦多及於政務南京非如在朝百官每旦待漏輒得聚首故非同事非特相過從苟止於望門投刺有經歲不一接見者

而近時縉紳相處類依違作他譚亦鮮有論政
務者然則庶於循伯豈非獨兼得之乎循伯憫
儻果毅每於事必悉其本來利害而所以處之
剛柔緩急又皆得其當焉是何職之不宜哉廣
東編氓洞寇揉雜而居按察之官不徒有舉刺
貪汙鋤治豪強之任而一撞之跳梁一撥之馳
報皆當有以籌策區畫而不可以少待者其視
他省不亦多事已乎雖然此猶吾輩隔遠者之
臆說也昔人有云有聞不如一見循伯往焉停
輿駐節廣咨博訪凡官吏之臧否民俗之

所以招徠撫循之方激揚振作之術當盡得於茲在其胸中固整七有條而非他人所能與也將見政成如永康復 召而入惟華與要是齊陵焉則其所設施建立益有大於此矣書此以望之

賀封監察御史程公榮壽序

郎中戴程二君為廉言曰吾歛程公彥祚甫今年八月年登七旬一宜賀也公復以子貴封監察御史借配曹為孺人二宜賀也公之子良朋復以奉 璽書清戎於湖東西便道以稱觴拜

慶三宜賀也是三者人有其一輒以為難而輻
輳駢集於旬月之間是宜賀之尤者也吾輩託
交于良用冀子為序其事以侈其盛而必毋辭
之是析哉廉於良用雖未得從容談論亦嘗幸
一接顏已竒其偉然風度矣既而聞其立朝建
白已知其為卓然名御史矣公有子如是固可
因以知公而二君者之稱公則又約其辭曰韶
晦長厚之君子然則公之際此也謂非有以致
之哉德焉而為之本超於三者之上也壽焉而
為之先貫乎三者之中也由是而壽而老焉

而期屢焉將見良用之袂愈進而封典愈加
皆有以親承之將見所以奉王命者愈重而便
道過家如今日者愈數公皆有以親之豈非壽
以為之先乎而要其歸則故曰德以為之本也
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請以為
一宜賀樂只言德而所以致壽者也九罭之詩
曰我覯之子衮衣繡裳請以為二宜賀繡裳言
其新服豸繡之華也出車之詩曰豈不懷歸畏
此簡書請以為三宜賀簡書言良用奉 勅以
行暫焉戲綵於庭而不得以久留也諸詩皆斷

章取義亦春秋傳所載諸大夫賦詩之意也

送侍御王君序

我孝宗皇帝嘗謂今天下生齒日繁軍匠消
耗日甚乃降勅致詰所由於任事者於是諸司
莫不悚惕振奮至今聽猶在耳也故內臺之

長於侍御史之清戎者必掄拔其尤以俟御

筆親點務求不負先帝之盛心以稱今上

之任使也邇者烏程王君肅之自南臺奉命

有湖廣之行其同寅諸君合為贈言之舉而葛

君天宏弔君世祥謬以庶是屬庶於茲事亦竊

欲講之而不得其說適有甲曰頻年清出軍多
特紙上耳求其著伍無幾在不得實而徒為擾
擾也曷若於有丁者嚴其補役之限之為得乎
乙曰然里無一百三四十歲之人而官有一百
三四十歲之冊冊尚可憑也惟是小智者以烏
焉帝席妄求而失之正不知上下十年間承接
之未易以偽也甲復曰雍冀之人清出者或補
之南方炎瘴之鄉揚越之人清出者或置之北
方苦寒之地戾其土性而左其技能亦徒為擾
擾也乙曰然永樂宣德中皆有以處此者其後

大學士楊公士奇亦言于朝則亦尚可行也
甲與乙退廉聞其言似亦有理請以質之王君
其是甲乎是乙乎抑甲乙之各有取乎未可知
也王君風度凝遠志操方潔持憲最名得休異
日處大事決大議有賴焉者於清戎乎何有

慶王義官配楊八十壽詩序

吾豐城之槎溪在縣治極西其著姓王氏聚族
最舊自宋以來而詩禮寔彬彬焉予嘗見東里
楊少師所為槎溪王氏譜序謂譜舊有宋諸公
所為文思欲一讀之不可得其後始得數見王

氏之彥所謂詩禮彬彬者蓋以有徵若習韜其一也習韜覽書史知古今行誼修飭時以高貲往來南都間與諸縉紳遊坐談問評品趨向有不合者鮮矣一日謂予曰略父今年七十有六母氏揚明年丙寅八十矣諸縉紳皆有詩歌幸爲序之將持歸以爲壽焉予聞揚亦世居槎溪世與王爲婚姻家孺人內治勤甚相義官順祥甫中歲以來所殖益豐凡有義舉多贊助之所生男若習周習韜協力克家足以稱兄弟之難而女適江漢者盛年堅栢舟之志非得孺人之

訓誨而然乎是可謂賢婦賢母者矣夫然在士大夫所宜表著之以為世勸而子復能已於言耶詩歌凡若干首珠璣錯落琳琅璀璨遠之豈無宋諸公近之豈無楊東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習韜其珍什之是為序

送大司徒熊公致仕詩序

止菴熊公以大司徒致仕還光州其僚屬戀戀不釋授唐人送楊巨源歸鄉里故事咸作為詩以贈而正郎王君大器吳君子旦徵序於庶竊以人生驅馳宦轍飽歷年所焦勞心思至

於老而得休焉其為頤為適何如也當此之時
追憶曩者所建立施設皆無忝焉其為快為足
何如也若夫深結主知始終眷顧或曰某其以
禮致仕某其乘傳以歸之類其為寵為榮何如
也若是者廉於公見之矣公自成化己丑進士
為縣令為內外臺官為少司馬為大司徒始得
營其菟裘有以知其為頤為適矣公作縣有遺
愛任臺官糾察撫綏錙強惠良佐司馬不苟同
進大司徒半載耳宿弊掃且盡有以知其為快
為足矣是歸也 聖天子特加優詔不惟曰其

以禮致仕又必曰其給傳以還始終 眷顧有加無已則人孰不以是爲公寵且榮哉雖然七十致仕古禮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聖賢之成法也公年已七十上下計其已丑一出時方及壯其與古禮與聖賢之成法無一不合則公於大者既已得之所謂而顧適而快足而寵榮自他人言之則爾在公何暇以此論哉公嘗巡按江右吾豐城有屋于泮水之上者凡四十餘年矣一旦復之有縱爵彼以墟人之樊者悉以法坐之環一省慄慄不敢以衆暴寡惡凌善人服

其威吾敬其明故於二君之委也忘其陋而不
爲之辭若公其他政蹟合書者比史氏之職也
庶何容贅

胡敬齋居業錄序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
其讀書錄庶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徧攷
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于正
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為
居業錄於其子婿余秋官子積其言精確簡當
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庶

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
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尚有以
識此哉

太守董君修學詩序

太守董君萬英之為保定也政教兼舉至郡之
明年新作郡學櫺星門皆鑿石為之不用寸木
屹然於風雨震凌之外足以閱歷久遠無疑也
邦人七與夫縉紳君子皆作為詩歌以美之裒
而成帙鴻臚卿丁君應韶屬予序之二君與予
皆同年舉進士有不得而辭者昔魯僖公能修

泮宮詩人為之作思樂泮水薄采其芹之詩以
頌禱之諸詩之意其亦明於此歟應韶復為予
言門成君命刻圖書卦疇太極諸圖于其上且
自為文與發明所以刻圖之旨以語諸生然則
君之於意於學校者豈直建造之勤而已哉而
所以為教者遠矣夫圖書天地之言也八卦文
字之祖也而九疇而太極圖繼此而作者也自
有書籍以來畫出理氣及語性與天道之妙無
以喻於此矣然豈迥於高玄哉易之時範之教
太極之主靜脩之皆於吾身至切而至要者也

惟夫詞章舉業之盛行而士之留意於此者鮮矣故曰君之所以為教者遠也予每見今之郡縣於部使者之居重茵藉地文繡被墻屋無所不至至於廟學頽圯過而弗問以榮辱利害所不繫之也間有為之者或繕文昌之祠而惑人於異端或表厥構以冊桂青雲之名而誘人於利祿甚則苟且目前朝成暮壞視君之用心何如君高爽英發當其登歲即以博學能古文辭名南畿觀其於太極圖諸書不視為第二義其識趣可想矣抑靜脩劉氏郡人也河圖有辯六

極有記蓋深於此學者予屢欲求其四書小學
精要語錄不可得君倘訪其遺書而併刻之以
幸其鄉郡學者獨非計歟因以及之

數學圖訣發明序

內則謂人生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計則算數之
學在古人自其少時已致力於此矣近代如胡
安定置治道齋講治民治兵水利算數其得古
人為學之意哉夫自小學之教廢而湖學教法
亦不復行于世則所謂算數者在士大夫反以
為鄙瑣而恥言之寧終身不知而不悔其亦可

既也夫子於數學晚乃知之因纂畫訣發明一
編異其為後生小子學書計之助其有過時始
學如予者亦可因而追補云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七